

玉渊杂谭

古文今用之要义在于濡养文化底蕴

“鄙人不才，相识众卿，承蒙恩泽，感涕于心。青春散场，唯情不伤……”日前，江苏一90后小伙凭借一篇扬扬洒洒的《去职书》，在微博上引来围观。这封用文言文写的辞职信不仅行文流畅，还多处引经据典，对《诗经》《道德经》《增广贤文》《东坡志林》皆有涉及，如果作者不加注解，确实不容易完全看懂。所谓“有才，就是这么任性”，叹后生可畏。

每年高考过后，网上流传的那些真真假假、八成网友恶搞出来的语文“零分作文”，当中也不乏文言佳作。在这个时代，古文似乎成为一种被束之高阁，令人望尘莫及的奢侈之物。除非受过专业训练的，倘若一般人，尤其是“八零”后出生的“小年轻”，谁要是能行云流水般“拽”上一两段文言文，就成了稀罕事，成了社会新闻。然后古文就愈发显得神圣，显得遥不可及；令人不识古文就愈发显得自然，显得理所应当。

的确，古文离开主流话语已经接近百年时光，随着“一代新人换旧人”，如今别说做文章，就连能对其赏析一二的人也越来越少，甚至许多年轻人对古文的态度是抵触的。试想一下，假如古文是一个笑靥如花的美女，那么，经过老师数节课的“拆解”，美女已然被大卸八块，全无美感可言，而后还要强行让我们“娶”回家——那句冷冰冰的“全文背诵并默写”，简直要了亲命。那时的我，合眼缘的课外诗词便能过目不忘，但进入课本的往往并不喜欢，怎么也背不下来。现在想想，年轻一代对古文的疏离，中小学语文教育也脱不了干系。

当然，文体的发展脉络有着不可抗的历史规律，古文已矣，不可能复兴，也不必复兴。但是与古文如影随形的辞藻、韵律、意境和情怀，正是能够支撑我们民族文化传承的魂。古文连同其以载体为载体的古典文学，镌刻着中华文明的骨髓，它是一种厚积薄发的底蕴，托起高高而优雅审美，濡养穿越千年的文化自信。而在我们步入现代文明的百年进程中，已经几乎把这种底蕴遗忘了。

影像空间

《星际穿越》：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

文·李宁

“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这是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对于人类生存境况所作的生动比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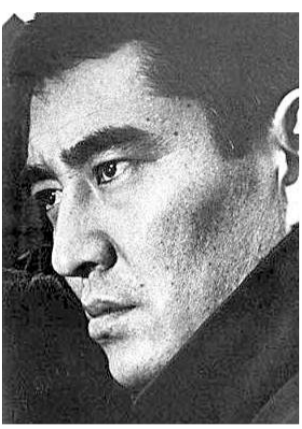
珀“农民”身份的执着建构，正显示出女儿墨菲对于作为“家”与人类本源的地球的念念不忘，这是失去故土的人类对于自身身份危机的一种想象性解决之道。

在这本忧深思远的著作里，贝克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他指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愈演愈烈与科学技术的肆意应用，核战争、生态灾难、经济危机、人口爆炸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已经裹挟着人类步入了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风险社会”。贝克居安思危的预言式描绘，在电影《星际穿越》中已然呈现为日暮途穷的末日景象。就文本而言，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影片《星际穿越》包含着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怀与追问，它在深层次上所映射的，正是风险重重的现代性社会中弥漫的集体式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情绪。

然而，人类的信任与爱，并不是《星际穿越》终极的解决之道。可以看到，在墨菲、布兰德、库珀等诸位救世英雄背后，还有巨大而无声矗立的“他们”。是“他们”放置了虫洞，是“他们”制造了五维空间，是“他们”选择了墨菲来拯救万人于危难。尽管并没有对“他们”是谁给出确切解释，但这并不能掩盖影片浓郁的神秘主义与天启神学色彩。影片中，拯救人类的计划叫作“拉撒路计划”，拉撒路(Lazarus)是《圣经》新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他患病而死的四天后，耶稣令其死而复生。《圣经》里有上帝选择诺亚制造“诺亚方舟”以拯救人类，《星际穿越》里同样有“他们”选择墨菲打造“库珀空间站”以济时拯世。“拉撒路”与“库珀空间站”的设置，其中的宗教隐喻色彩自不待言。与此同时，影片还显露出对于科学理性的些许怀疑与批判。例如在布兰德等人前往米勒所在的星球时，因为科学计算的疏忽，致使同伴独自守候飞船二十年。显而易见，在科学向宗教之力量。影片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后者，投向了悠远而不可捉摸的“神”。《星际穿越》的这番选择，《圣经》里说得很明白：“神就是爱”。

影片中，主人公库珀作为宇航员在拯救人类的过程中立下赫赫之功，然而影片三番五次想要着力形塑的，却是他的“农民”身份。影片开端，在倒叙的影像中，迟暮之年的墨菲介绍自己的父亲库珀是一个农民，而且是一个非常会种田的农民。影片中，墨菲建造起一艘硕大无朋的“库珀空间站”，拯救了濒临灭亡的人类。而当年过百岁的库珀苏醒于空间站里时，工作人员告诉他，墨菲经常说起他当农民的故事。而在影片末尾父女重逢的画面中，库珀微笑着问女儿：“你跟他们说我种田种得很好？”海德格尔在评价荷尔德林曾言：“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影片对于库珀

杜丘款风衣，不到一个月就销售一空。被十年文革屏蔽已久，我们那时有多少人看到过这么直入人性，引发普遍共鸣的影片？后来，我们看到了中国本土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追捕》的影子。在此之前的电影，无外乎《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洪湖赤卫队》，还有《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小兵张嘎》。这些电影翻来覆去地放，故事情节我们了如指掌。例如，《地道战》里鬼子指挥官屁股被瞄准时，我们全场哄笑，觉得日本鬼子实在是蠢笨滑稽之极。这样弱智的敌人，被我们英勇无敌的民兵玩弄于地道与地雷之间，竟然还敢傻乎乎地侵略中国，实在可恨，可叹，可笑。



文·叶开

文心走笔

心灵捕手高仓健

我才想起第一次看见高仓健，是在树上。

的。有时事情，反着可能看到真相。

姐和她的死党们那里传出，一阵阵欣喜和幸福

1978年，我9岁，正爱上树掏鸟蛋，下河摸鱼虾。我的童年记忆，是常常挂在树上，像一只丝瓜倒挂在藤上，望风而长。谈不上粗野，也没有悲惨，只按照生长惯性，就那么眺望着远山近水，身体里自有神秘力量主宰一切。那时没有电，没有娱乐，一人一夜，四周就如黑如锅灰，寂寞得连村里的狗都懒得吠叫。

电影放映员像微服私访的首长，通常威严沉默，由几个村里的头面人物引导着劈开人群，进入搭着桌子的放映中心。在他安装放映机前，我们已经先占领了四周各棵大树好权。树下，方圆十几里地的村民们济济一堂，自带板凳小椅子，像大猩猩一样坐着，黑乎乎脑袋如田里熟睡的西瓜。村支书手执一杆水烟筒，领几个恶汉维护秩序。他们手里拿着长竹竿，走来走去，四处照看，谁站起来就冷不丁扫一竿子，把脑袋扫平齐。有时候，被扫脑袋者不服气，吵嚷几句，场面近乎失控。

我还小，不明白大人们为何会激动得满脸惊讶，好像热锅里的蚂蚁。我也不明白散场后人们为何久久不愿散去，在夜色中像萤火虫一样神秘。我也不明白为何大姐的团伙和二姨的死党们竟然激动地讨论着如干柴烈火，差点发生了打架斗殴。那之后的一个星期内，我们村的适龄女青年一想到杜丘，都激动不已，以至于热泪盈眶，像刚下蛋的母鸡一样欢快地飞上高墙。

我父亲擅长讲故事，在每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为我们驱散这个世界的诡秘静默。我记忆中有些石榴飘香，有驱蚊浓烟滚滚，故事里有传奇，敌人、鬼子、坏蛋、英雄轮番上演。周末，大人聚在一起，点汽灯，打牌，赌钱，小孩子和蚊虫一起围着他们看热闹，几条狗在旁边困倦。隔一段时间，会有戏班子来演木偶戏。有个古老剧目《岳飞战杨么》大家百看不厌，岳飞朱大脸，背挂五色大旗，威风凛凛，声若洪钟。杨么也背挂好几面旗帜，黑色大脸。这个剧目可能是来自《说岳全传》，当时认为杨么是农民起义，而课本里说岳飞是民族英雄。哎呀呀，我们脑子全乱了。但是观众是齐声叫好！我家乡在雷州半岛，山高皇帝远，观念跟不上时代狂飙，因此有了一些落后的好处。

《追捕》彻底颠覆了我们固有的认识，猛烈地振荡了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这才知道，英俊是这个意思，漂亮是这个意思，情感是这个意思，承担是这个意思，坚毅是这个意思。所有这些意思，对我们都有崭新的启蒙意义。

震惊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部影片来自日本。我们这才发现，原来日本人不是长得歪瓜裂枣，动作搞笑的笨蛋日本鬼子，还有那么睿智、那么沉着、那么男子汉的高仓健形象，如旋风一样在我们村的操场上刮了一遍，又在我们的梦中刮起各种风暴。高仓健和真由美把一种真实的、正确的、令人信服的美学，赠送给我们。在绿色仿军服遍天下的时代，衣着时髦的高仓健和飘逸潇洒的真由美，不仅是美的传播者，也是哲学启蒙者。而且，正如我太太所说的，竟然还有人名字叫“真由美”！这也太震惊了！那个时候全中国女青年都叫小芳、小娟、小红，谁想到竟然有人叫这样的名字！据报追说，当时全国适龄女青年大多丧失了自己的立场，竟一边倒地倾慕这位日本银幕男子汉，对土产男性产生了嗤之以鼻的态度，好事者还发起了“寻找男子汉”运动。高仓健的荧幕旋风，直接摧毁了当时流行的奶油小生，中国式高仓健纷纷诞生。但我们失望地发现，土产男子汉形象多是恶霸地痞和流氓，形象歪瓜裂枣，行为十分调皮捣蛋。

我的少年时代就是这样，有风，有雨，有幻想，还有胡思乱想。我们连看电影，都是在树上。乡村看电影，银幕挂在打谷场两棵树上，或挂在大谷仓墙壁上。我们小孩个子矮身体弱，完全处于弱势。到最前面太靠近银幕只能仰头90度看一块斜布，不甘心。站在人群背后，踮起脚跟也看不见半片银幕。站入群中，可能会被粗野大人夹在裤裆下羞辱。我们自有妙法，避其锋芒，转而上树。连正面的树都被占满时，我们会跑到银幕背面，反着看电影。在背面看电影，有特殊的乐趣。一切都是反的，字幕是反的，人的位置是反的。还有我们的心情，也是反的。

《追捕》彻底颠覆了我们的想象力，猛烈掀翻了我们的成见，深刻地打动了我们愚钝的心灵。

有家服装厂机智勇敢地生产了十万件

词说文学史(10)

刘成群

菩萨蛮·徐陵
征途转旆离帆晚，金风朔气秋虫晚。
落木掩斜晖，帘旌惊雁飞。
关山三五夜，还忆江南月。梅雨伴潮生，江声当月明。
菩萨蛮·江总
良宵置酒高堂上，鲛灯玉藕红罗帐。
四泽动荣光，瑶池飞羽翰。
一朝箫管咽，北国霜晨月。
长忆《后庭花》，春寒谁到家？
菩萨蛮·柳道元
月华万里如流水，长空夜火千山紫。
落叶满衣襟，半生沦落心。
范阳银笛曲，吹破秋江绿。
晚对数峰青，临风谈《水经》。
菩萨蛮·庾信
荷风桥影江南雨，云归日落清新句。
北向苦淹留，萧萧双鬓秋。
长江岂可渡？梦里家园树。
诗赋动乡关，伤心人未还。

法治中国诗书画展在京举行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陈北文)11月16日，由中国行为法学会中国法治诗书画院主办的“法治中国诗书画展暨诗书画与法治中国研讨会”在京举行。
活动以诗书画艺术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共展示了400多幅(首)诗书画作品，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出席活动并观看展览。
中国法治诗书画院隶属于中国行为法学会，于2014年4月批准成立。著名诗书画艺术家、全国政协委员汪国新担任首任院长。

桂下漫笔

瀛台的皇帝、总统和活佛

文·胡一峰



别管叫起来亲热，这位“皇爸爸”对光绪并不贴心。据太史公连材说，慈禧从不给光绪好脸色看，不许小光绪接近自己的亲生母亲，“每日呵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笞，或罚令长跪”，时间长了，光绪看到慈禧就像老鼠见了猫，战战兢兢，而且心理留下阴影，听到锣鼓声、打雷声、喝骂声都会惊得脸上变色。二十七八岁就耳鸣脑响，身体虚弱，为他看病的江苏名医陈逢源说，他看到的皇帝，“面苍白不华，有倦容，头似发热，喉间有疔，形容瘦弱”。

没有光绪的瀛台，也并未冷清多久。十几年后，又迎来了一位大人物，这就是湖北人黎元洪。黎元洪也属近代史上的奇人，是1911年，因为不愿意当军政府都督，被革命军软禁在湖北军政府，两年后，赴京就任副总统，又被袁世凯软禁在了瀛台。
十余年后，瀛台又迎来了一位新主人，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嘉措率众出奔内地，历经跋涉，终于在1925年2月2日，从太原乘火车到达北京。当时，五世达赖、六世班禅在北京居住过的黄寺已年久失修，无法居住。于是，班禅于抵达当天入驻瀛台，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住进中南海的西藏活佛，也开启了西藏活佛进京不住寺庙的先例。瀛台也成为班禅的行辕，段祺瑞执政还班禅颁发了金册、金印。直到1926年10月10日，班禅前往沈阳等处讲经，才结束了一年多的瀛台生活。

北平解放后，进城接收中南海并作建筑勘查工作的工作人员也住在瀛台。这或许是在瀛台最平凡的住户了，但也正是这些人，给瀛台带来了新生。



这幅19世纪的拼贴画则提出一个疑问：如果这世界已是一切，那么，在这个世界的外面还会有些什么呢？